北京的历史城区是胡同、四合院最集中的地区，同时也是城市建设工程密集区。过去18年中，已经有大量四合院、胡同消失在推土机下，其中不乏文物保护单位。为了缓解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之间愈发尖锐的矛盾，地方政府、文物主管部门提出对具有文物价值的历史建筑进行异地迁建，并称这也是保护文物的一种方式。北京孟端胡同45号院就是这样被异地迁建的。这处北京四合院中的“上上品”迁建之后情况如何？为什么如此众多的历史建筑难逃拆毁厄运？记者日前进行了调查。

历史建筑异地迁建：保护还是拆毁

本报记者 乔 欣

2002年，北京市文物主管部门从全市3000多处四合院落中选取了539处列入重点保护范围，孟端胡同45号院就是其中之一。然而两年后，这处四合院被拆除。在专家与市民的持续质疑下，院落所在的北京市西城区政府承诺，将对其进行迁建。6年之后的今天，有人偶然在阜成门内大街历代帝王庙的东侧再次看到“孟端45号”门牌，而此时院落已经由昔日民宅，变成了高档奢华的宾馆。其实此处的确切门牌应该是“阜成门内大街129号”。熟悉曾经的孟端45号院的人们都说，异地复建的这个院落看上去很陌生：“这里到处都是新的，只有大门前的两个门墩还能让人感到些许沧桑，让人回忆起孟端45号院曾经的历史和百余年来的兴衰。”

孟端胡同45号院异地迁建

胡同和四合院是记录北京城市性格与记忆的基础单位，近年来，伴随着城市迅速发展而出现的大量建设工程对北京历史城区的肌理造成了持续性破坏。新华社记者王军在他的《城记》中曾记录下这段变迁：“1949年，北京有大小胡同7000余条，到20世纪80年代只剩下约3900条。近一两年随着北京旧城区改造速度的加快，北京的胡同正以每年600条的速度消失。”

孟端胡同就属于被“改造”的那部分。胡同位于北京市西城区中部，东西走向，东起锦什坊街，西至阜成门南顺城街。坐落于胡同45号的院落据查是光绪年间镇国公载卓府第的一部分，载卓的祖先是雍正的第6个儿子果郡王弘瞻，因罪被乾隆降为贝勒，从王府迁入了孟端胡同这处院落。孟端胡同卓公府的末代主人辅国公毓铤生于民国四年，因家道败落，1941年，他把整个院子都卖掉了。新中国成立后，卓公府的一部分变成水利部的宿舍，一部分变成私宅。2002年，孟端胡同45号院成为北京市539座重点保护院落之一，入选理由为“因其规模宏大、保存完整而成为北京目前现存的四合院中的上品。朱门绿廊、高树庭廓、雕梁画栋、青砖碧瓦、百年老树枝繁叶茂”。

可是，这处拥有近400年历史的精美院落连同拥有800年历史的孟端胡同都被划入北京金融街开发项目的征地范围，自2002年起，虽然很多人呼吁应该把这里保留下来，但是孟端胡同45号院最终也没有逃过被拆除的命运。

华新民是孟端胡同众多的守护者之一。这个有1/4中国血统的蓝眼睛外国人是地地道道“胡同的孩子”，1954年出生在北京东城区无量大人胡同的一座院落里，她听着胡同语言长大，读北京的小学，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记者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不住无量大人胡同——那里多年前被拆除了。华新民拿出一堆记录当年拯救孟端胡同45号院的材料，回忆起那段让她想起来就很心痛的经历。

孟端胡同45号院占地2000多平方米，位于金融街开发项目中心区。听说这个消息后，华新民与历史学家梁从诫专门到45号院看了看，一致认为院落绝对不能拆。华新民说：“当时梁从诫先生还专门给北京市领导写过信，希望能够保护孟端胡同里的四合院。”而她自己则向金融街的总经理建议多种方案，希望他们能够“手下留情”。然而建议一再被拒绝。在她的最后一封信里，华新民建议可以参照欧洲国家利用文物建筑的模式，把45号院做成一个最高品级的饭庄、酒店或者俱乐部，她认为在高楼林立、节奏紧张的金融街工作的人们会很愿意到一座古典庭院里休息一下。可惜，这最后的建议也被驳回。从2004年11月30日晚起，开发商开始拆除孟端胡同45号院。

时隔多年再提起这件事情，华新民的情绪依然很激动：“这么好的院落就这么毁了，他们怎么下得去手？院子拆了是为了筑路，其实只要把路往东或者往西偏一些，45号院就能保下来，但如此就要影响到两边大厦的体积，说到底，把果郡王府拆除无非是为了给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腾出地皮。”

事实上，2002年4月，北京市文物部门曾以45号院是重点保护院落为由，要求金融街开发部门对原来的项目进行重审。西城区政府也组织专家对该院落进行了考察论证，结论是45号院紧邻武定侯街和西二环辅路交叉口，如果采取原址保留的方案，改道后的道路无法回到原有位置，容易造成该路段的交通混乱，最终专家们同意45号院异地迁建，并称迁建也是对文物的一种保护，所有的工作都将参照国家和北京市的文物保护规定，按照对文物迁建保护的要求以及方式进行。但据后来拆迁现场的目击者描述：每个房顶都爬上了几个民工，把一片片的瓦掀起来再沿着钢管掼到地上……

从那之后，拆除的45号院原址上如期建设着规划项目，关于45号院复建的事情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直到有市民称在阜成门内大街历代帝王庙的东侧看到挂着“孟端45号”门匾的院落，这件事情才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华新民只去看过一次那个复建的45号院就再没去过，“连格局都和原来的不一样，就更别说那些建筑材料了，只有少量是原来院落里的。”

在华新民看来，“迁建”只是给“拆毁”换了个说法，因为她曾亲眼看着一座座号称“迁建”的四合院最终被拆得“粉身碎骨”，只有部分构件被保留下来用于日后复建，新建筑无论外观还是历史内涵都与原来相去甚远。

关于历史建筑迁建的问题，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会员、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曾一智与华新民所持观点相同。曾一智认为，具有文物价值的历史建筑不应该成为商业开发的牺牲品，只有为了公众利益别无他法的时候才被允许考虑异地迁建。曾一智讲述了北京市东城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麻线胡同3号院迁建的经过：“那么大一处院落，如果严格按照迁建的要求操作，单木料一个星期都搬不完，但是他们3天内就推平了。”后来这座四合院被异地迁建至东四五条55号。“不可移动文物与周围历史环境密不可分，这样脱离了原来的环境，院落背后的历史文化如何正确传续?!”

唤醒公民 保护房屋财产的意识

华新民热爱胡同，那里的每一处院落都有吸引她的故事，推开一扇门，她可以同里面的老人聊上大半天，听他们讲述与这院落有关的故事。故事连同这些古老的建筑一起串联起整座城市的记忆。华新民称它们为古城的“细胞”。当“细胞”在建设城市的“刀斧”下相继破碎，华新民很心痛，开始了她长达十几年的胡同保卫战。2005年，华新民的出生地——位于无量大人胡同的院落被开发商拆毁，通过这次事件，她了解到大量四合院落惨遭拆除的真实原因。

在谈到这个话题时，华新民将问题起源追溯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政府规定，房主出租的房屋如果超出15间，超出部分就要让房管局帮着经营，负责修缮和安排租户，再与房主分享房租，这部分房屋称为“经租房”。落实私房政策后，房管局对私有房屋只发还了以前挤占的部分，没有发还15间以上的经租部分，这就成为“经租房”的历史遗留问题。1997年以后，广州、厦门等地区的“经租房”“撤消管理”，陆续还给了它们的主人，可是北京还有不少地方没有归还，原房主被告知房子已“归公”，私人的房地产所有证“自然失效”。可是，产权从来没有转让过，房管局也拿不出这些房子的产权证。四合院的宅基地就这样单方面地卖给了地产开发商。地产开发商拿着根本没有宗地号的无效土地证就将挖掘机开进了居民的四合院里，掘进了老北京的历史肌理之中。华新民说，她认识许多房子被拆毁，房主现今手里都还拿着产权证。

除了拥有房屋产权证之外，房主手中还应该有一份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这是房主合法享有土地财产权的证明。任何经营性项目在立项之前，都要先进行土地财产权的转移。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的审批步骤中，需要提交国有土地使用权来源证明文件，提交原土地使用权人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这就意味着，需要经过原土地使用权人同意转让他们的土地财产，即有价的土地使用权。但是据华新民介绍，北京许多经营性施工项目都没有经过这道法定程序。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法律规定，无论楼房还是平房，拥有房地产权即拥有房屋产权以及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拥有土地使用权，就表示房地产权利人不仅是土地的使用者，而且是土地使用权的拥有者。在当下中国，我们的房产，有些是祖辈留下来的，有些是从市场上买来的，或者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已售公房，或者是眼下的商品房，这些都属于私有房产，每一个私有房地产的主人都有索取自己土地证的权利。在北京，老城祖产业主的土地证都保管于各区房管局，但是大多数房产主甚至还不知道应该拥有这份证件。华新民急切地希望民众能够意识到可通过这样的手段捍卫自己的家园。

已经不复存在的孟端胡同45号院

南京：假古董损毁真文物

王宏伟

近日，有南京市民举报，国保单位南京明城墙水西门一带正在施工，遗址上已挖出大量明代城墙或水关的条石，可能已对明城墙造成了损害。笔者闻讯后随即对消息进行核实，发现该工程项目是要仿建古代著名人文景观赏心亭和孙楚酒楼。然而，该项目至今尚未得到文物、规划等部门批准，属擅自开工。另外有专家称，由于两景观的历史原貌已无从考证，如今任何形式的复建都只能算作是“假古董”。至此，事件全貌浮出水面：未经批准的施工单位打造“假古董”的同时破坏了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据了解，瓮城和西水关都属于国保单位南京明城墙的一部分，又属南京市水西门（西水关）遗址保护区，这样的区域应该受到严格保护。而这个名为“西水关内外秦淮河沟通建设工程”的项目由秦淮区建设局负责，虽然于2009年8月在南京市规划局网站进行了批前公示，但仍处于审批阶段，目前并没有拿到规划许可证，这样的做法违反了《文物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周边居民反映，实施此处考古发掘的考古队春节前曾在这里开展工作，但据了解，此次发掘至今未履行报批手续。

南京城墙专家杨国庆表示，古代瓮城一般在城门外，而明代南京城则独创了内瓮城，多数为方形，典型的为保存至今的中华门城堡，只有通济门和三山门的内瓮城是船形的，这在中国古代城墙中是绝无仅有的。在其他瓮城被拆除后，它是目前南京船形内瓮城的唯一实物见证。

公示材料显示，这个项目计划在西广场复建4层楼的赏心亭，东广场复建三层楼的孙楚酒楼，二者均配备地下一层的停车场。赏心亭和孙楚酒楼为古代南京的两处人文景观，史书上也曾有过专门记载。对于这项工程，南京大学历史系周学鹰教授批评为破坏真文物修建假古董：“像赏心亭和孙楚酒楼这样的新景观，放在其他地方效果可能会不错，但是为了造景观不惜破坏明城墙，就很不应该了。复建有个原则叫‘修旧如故’，可是这两个建筑当时是什么样，没测绘图也没照片，现在它的准确位置不知道，它的高度和体量也没有依据。从公示的材料来看，用的是现代材料现代工艺，最多算是仿古建筑，而不能说是复建。”

南京文化学者薛冰认为，现在各地热衷于打造历史景观，其实这是一个伪概念。真正的文化遗产景观是历史形成的，而不是今人所能打造的。现在水西门一带建设的仿古景观，破坏了真正的历史景观。文化遗产的魅力就在于它以一种实物的形式，使历史变得真实可感，让我们感受到祖先的灿烂创造，并为之自豪。我们最需要做的，不是用现代技术来重复古人的创作，而是把经历了时间淘洗仍然保留下来的珍贵遗产保护好，保持其原真性，呈现出其本来的面目，避免它们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变得似是而非，这才是我们的使命所在。

陕西宝鸡发现一宋代古墓

据新华社消息 日前，陕西省宝鸡市麟游县桑树塬乡丰塬村发现一座古墓，宝鸡市考古队队长刘军社考察后判断，这是一个宋代古墓。

该古墓位于麟游县桑树塬乡丰塬村洛家塬村民小组内。在接到群众报信后，宝鸡市考古队对古墓进行了抢救性挖掘。据了解，古墓墓室宽约2米、深3米，室壁上涂有白灰，室内地上铺有两块2米长、半米宽、呈不规则长方形的石板。出土的文物有陶罐、铁刀、铜洗、铜镜、铁镜、铜勺、铜炮、灰陶虎子、铜甑、铜釜等，共计18件。其中铜洗底部有线条简约、形态生动的双鱼纹饰。铜镜直径约有5厘米，上有精致的龙凤图案。

刘军社表示，经初步判断，这个墓葬应为宋代墓葬。（毛海峰）

澳门修缮大三巴景观

据新华社消息 从3月22日起，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开始对著名景点大三巴牌坊前地及台阶进行修缮工作，以维护澳门地标建筑大三巴完好的景观状况。

据介绍，修缮工作包括清洁和修补大三巴牌坊前的石板地台和台阶。考虑到公众安全及游客参观，相关工程都在晚8时后进行，预计4月中旬结束。

作为澳门旅游热点之一的大三巴牌坊长年吸引各地游客慕名而来。2月23日，特区政府曾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澳门世界遗产核心区域的发展规划，计划在现有基础上重新规划大三巴牌坊一带老城区，以延续其历史文化价值并提升旅游品质。（文 巡）

重庆明代墓群出土石质宝券

据新华社消息 重庆市文物考古所近日发现一明墓群，出土了道教色彩的石质宝券等珍贵文物。

据重庆市文物考古所介绍，此次发现的明墓群共有墓葬22座，目前已清理墓葬6座，墓室内刻有莲花、元宝、宝瓶等雕刻图案，出土了瓷碗、瓷罐等瓷器，以及万历六年石质买地券等。此外，本次发掘还发现了具有道教色彩的石刻太上元始宝券。

考古专家指出，这体现了道教思想在丧葬习俗方面的影响，为研究道教历史文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此外，该墓群墓葬分布密集，家族墓与单体墓相互叠压，延续时代也较长，墓室内的雕刻显示了极高的工艺水平和佛教文化的内涵，大量瓷器的出土也有助于了解当时的制瓷工艺和商品流通等。（张 琴）

宁波石库门建筑群处境堪忧

张 寅

宁波江北新马路是宁波的第一条水泥面马路，马路两侧现存有大量的石库门建筑，虽然这些建筑门前大多挂着“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但眼下，这些曾记录着“宁波帮”足迹的建筑群，保存现状堪忧。

姚宅大院的尴尬

新马路21号是姚宅大院，一处三合院式的近代民居。大门位于面对新马路的左侧厢房，姚宅的主楼面阔五间二弄，高两层，屋面采用小青瓦硬山式，带有前廊、廊柱，廊前有近代车木栏杆，栏杆图案用回纹，地面铺着青石板。宅后还有花园、马厩等附属用房。据住在姚宅里的张阿姨说，原宅主人姚绍伦曾是洋行老板，其夫人包梅珍曾为上海华盛烟草公司董事长。

然而，今天的姚宅已很难让人感受到原来大户人家的气派。西式山墙的油漆已剥落，窗框上嵌着的赭红也已褪色。姚宅里现在住着好几户人家，厢房、客堂都做了分割，成了各家的居室，走廊上拉着晾衣绳，下雨时，这走廊就成了居民们的晾衣处。天井里堆放着几户人家的杂物，北侧屋檐下还搭起了遮雨棚。

张阿姨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个宅子还姓姚，可模样已不是原来姚家的模样了。尽管这建筑物被政府划为“文物保护单位”，但投入很少，保护工作都靠居民自己。梁上灭火器外壳的颜色都从大红变成了淡红，布置在走廊上的电线塑料皮都变成了黑色，不知道这些东西已使用了多少年。有居民表示，建筑被划为文物，没有给居民们带来多少好处，反而约束了他们的行动。

一位老阿婆在姚宅角落里生煤球炉子，青烟缭绕。老阿婆说，新马路这一带原来是宁波大户人家住的地方，出了不少“宁波帮”商人。这里之所以叫新马路，是因为宁波原本没有马路，这里修了宁波第一条马路。

据了解，江北新马路一带聚集了多处历史建筑，其中已公布为市级文保点的有23处，区级文保点1处。其中大多数文保建筑都有其历史价值和艺术、科学价值，如建于民国时期的包宅是爱国开明人士包时墉的旧宅，是宁波市较早一座由钢筋水泥和木结构结合的中西合璧建筑。又如位于新马路35号的仁济医院旧址，是民国时期三合院式传统二层住宅。仁济医院由金廷荪和杜月笙于1932年创办，后成为浙江省立医院的基础，在宁波医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目前，新马路大部分老建筑的现状与姚宅相似。还有一些老建筑则已因拆迁而遭到部分损坏，看上去近乎荒废。

私有文物如何保护

江北区文保所的杨老师表示，新马路石库门建筑群的现状让他们也感到很忧虑，问题主要还是出在保护资金上。根据《文物保护法》规定，文物保护单位产权分两种，一种是国有文保单位，另一种是非国有文保单位，国有文保单位的维修资金主要是由各级政府负责，非国有文保单位则由所有人负责修缮和保养，文物有损毁危险而所有人不具备修缮能力的，当地人民政府可给予帮助。在实际操作中，非国有文保单位往往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新马路石库门建筑几乎都是非国有文保单位，住在老宅里的多是老人和收入较低人群，他们自己没钱修缮文物，而政府方面也只能安排少许维修资金。私有文物如何保护成了一个大问题。

“根据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数据，新马路石库门建筑群保存完整的占60%，基本完整的占30%，其余为不完整或残损。”宁波市文保所徐炯明副所长说，由于这些文保建筑年久失修和其他原因，损坏较为严重。尽管这些老建筑属于私人财产，但现在的主人大多没有能力保护它们，任凭它们历经岁月的雨打风吹。这是一种尴尬。

“新马路石库门建筑群是宁波近代开放和商业发展的历史见证，是宁波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库门建筑群，凡挂牌的文保点都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宁波大学文学院历史系研究所孙善根博士说，新马路石库门建筑群具有稀缺性，不管它们的产权“姓私”还是“姓公”，政府都有责任进行保护和修缮。

相关链接

宁波江北新马路于1912年铺筑完成，最初为泥结碎石路。1931年，改建成为宁波市第一条水泥面马路，长910米。1984年至1986年间，向西延伸，并改为沥青水泥路，路长1637米，宽约10米，与人民路、西草马路相交。民国时期，“宁波帮”纷纷在江北岸码头附近置业，因此，新马路上聚集了多处石库门建筑。